



科學幻想小說文庫

冷凍人生



WHEN TIME
STOOD STILL

比恩·奧爾科夫著 杜 漸譯
明天出版社出版

譯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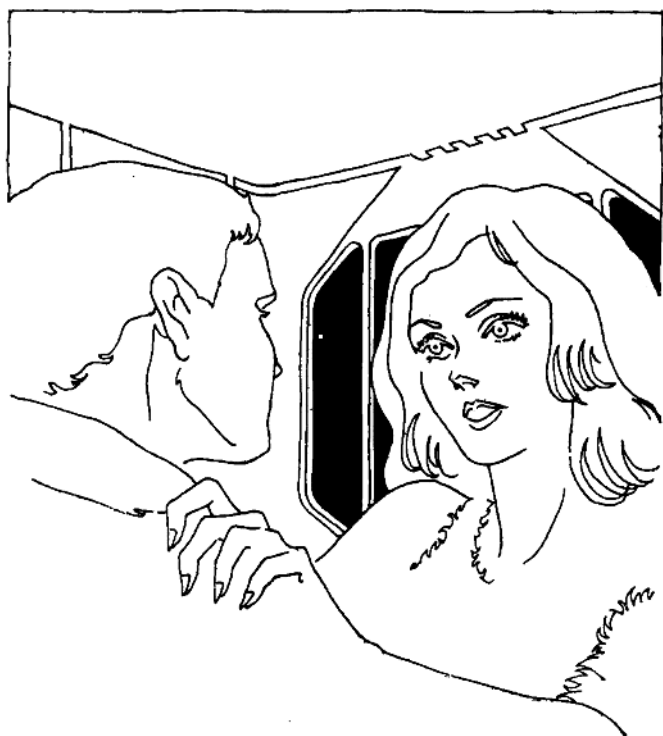
《冷凍人生》是一本科學幻想小說，作者通過一對恩愛的年輕夫妻的故事，歌頌堅貞的愛情。女主人公羅娜患了絕症，歐美名醫束手，她的生命只有六個月了。男主人公尼特爲了挽救妻子的生命，同妻子一起進行冷凍冬眠，希望等有治療方法時才醒來。他們纏綿動人的愛情，令人感動。

《冷凍人生》又是一本寫實的小說，它對人物的刻劃，環境的描寫，都是十分真實的，雖然小說跨越的時間幅度很大，這對夫妻在四十七年後才從冬眠中醒來，但作者運用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使人感到小說中的一切都是現實生活中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實。

《冷凍人生》同時也是一本思想小說，科學幻想小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向讀者傳播一定的信息，也就是小說所傳達的哲理。未來的世界會是怎樣一個世界？什麼樣的制度才是真正民主的制度呢？這小說要說明的正是這些。

這本小說在科學幻想小說中，並不算是什麼經典之作，但它晶瑩可愛，所以我才特地把它譯成中文，介紹給讀者。我不後悔花幾個月時間去翻譯它，相信讀者看了之後也不會認爲是浪費時間的。

《科學幻想小說文庫》把它收進去，這是因為要說明一個問題，科學幻想小說的天地十分廣闊，不只談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展，也可以談現實生活的種種問題。科學幻想小說並不是科技圖解，而是描寫現實的作品，指示現實社會問題的癥結。科學幻想小說既可以是推理偵探小說、戰爭小說、歷史小說，也可以是愛情小說、社會小說。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

(一)

人的生命是最可貴的，因為每個人只能活一次。可是這個故事中的一對男女，却突破了這個極限，獲得了兩次生命，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紀，這到底是幸福呢？還是悲劇呢？讀者自己判斷吧……

這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紐約市。尼特克列頓站在他妻子羅娜在加利醫生私家醫院的特別病房窗口旁，抽着一支香烟。他望着熟悉的紐約市，就像一個男人透過衣服也能辨認出情人的每一條曲線一樣，這城市的大部份建築物，都是他的創造物，用鋼鐵、石頭、玻璃和木材建造出來的。他還會建造更多，把舊的拆去，建起新式的樓宇，使紐約具有一種新的力量，新的和諧和新的美，這一夢想是以他的技術和他的設計去加以實現。但這一切現在都已成了昨天的過去，今天這夢想和設計對於他還比不上手中香烟的烟縷更值得注意了。他現在唯一關注的是羅娜，醫生雖然不講，他也明白他們已宣判了羅娜的死刑，這正是他無法接受的現實。加利醫生從尼特和羅娜小時候就認識他們，他是他們的私人醫生，他坦率地告訴尼特，羅娜的病是無法醫治的。可是尼特拒絕相信，羅娜才三十歲，怎麼生命就要結束了呢？他要聽取醫學界所有權威的意見，於是專家一個接

一個請來了。他們走時荷包是加重了，但却沒法減輕尼特心頭的驚懼和憂愁。今天，專門從倫敦用專機請來的溫吉邦醫生，將會提出意見，他是西方白血球病的最高權威，一般人是無法得到他的診治的，但克列頓把他請來了。加利醫生已經趕到機場去接機。儘管尼特知道希望很微，但他仍然懷着一線希望會出現奇迹。羅娜在睡眠中輕輕地咳嗽了幾聲，尼特趕緊擰熄香烟，向病床走去。

尼特溫柔地將搭拉在羅娜額頭上的頭髮往後撥撥，在她唇上柔情萬千地輕輕一吻，但她除了一聲輕嘆，卻沒有醒過來。近來她經常都睡，當然安眠藥使她減輕了痛苦，但她的生命却在不知不覺中飛快流逝，這多可惜啊！門打了開來，加利醫生帶着個子有六呎六吋高的溫吉邦醫生走了進來。溫醫生有着精明的眼睛，每一個動作都很硬朗乾脆，表示出權威的身份。尼特一見他就喜歡他，但溫醫生對他的招呼，只點了點頭，立即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病人身上，看來他是個不講廢話的人呢。

一會兒後，尼特才一開口講話，就使他留在病床旁的地位改變了，他想講明一下羅娜的情況，當然這是多餘的，因為加利醫生一定先把羅娜的病歷，驗血單和X光片全讓吉邦醫生研究過了。尼特覺得自己是病者的丈夫，有權利講一講自己的看法，想不到溫吉邦醫生的反應，却是毫不客氣。

溫醫生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挺直身子對加利醫生說：「這真是無法忍受！我絕不在別人監視下診治病人。」

尼特不好意思地說：「醫生，我是她的丈夫啊！」

「住口！」溫醫生這次直接回答他了，「這是診治，不是業務會議，請你出去。」

尼特難以置信地望着他，加利醫生連忙介入，拉住他微笑着說：「尼特，我跟你出去談談，」

到了走廊，尼特生氣地說：「連講話都不准！」

加利醫生說：「小伙子，別忘了，他是個醫學界的權威，別難受，你是建築界的權威，難道你喜歡別人站在你旁邊監視你畫設計嗎？」

「那不同！」尼特叫起來，「這是有關生死的事啊！」

「對！但羅娜的生死正在等他來決定呢！」加利道。

尼特望着醫生，點了點頭：「對不起，我就在這兒等吧。」

加利醫生說：「不，診斷可能要好幾個小時，甚至一個上午，你爲什麼不回家，去看看孩子呢？」

「他們在戴安妮那兒，我們已把他們送到鄉間去了。」

「好吧，那麼，你何不到我的辦公室坐坐？」尼特沒有出聲，加利醫生接着說：「我知道最近你看了很多醫學雜誌，你對醫學的知識已經不是業餘的水平，我明白你爲什麼會這樣，我太了解你了。在我的辦公室裏，書架擺滿了醫學書籍，有得你看的了，等溫醫生一作出結論，我立即通知你吧，好嗎？」

尼特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在醫生的辦公室裏，雖然滿屋是醫書，他已無心去看。火爐裏木頭在燃燒，他走到壁爐旁，並不是想暖和自己的身體，而是想融解心靈的冰封，從羅娜得病開始，他每天每時都在進行着緊張的搏鬥。

望着火焰，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去，他和羅娜在一起生活得多麼幸福啊！他們一生下來就很富有，簡直是上帝的寵兒，他們有頭腦，有資質，樣貌好看，世界上每

一道門都是自動地爲他們打開；他們有歡樂的童年，從來沒有生過什麼疾病，如果說尼特有敵人的話，他是從來也不知道的，人們都說，大海中沒有一條魚能抵擋得住他的召喚，都會自動爲他浮上水面，他一直在走好運！

對於這點，沒有人知道得比他自己更清楚，這反而使他覺得委屈，也許正是這點意識，使他在任何領域都進行競爭，他不願駕駛一艘不是他親手建造的船，否則會使他無聊，他不喜歡順風，而喜歡逆風而行，這就是他的性格。

只有一樣他是感激自己的好運氣的，那就是羅娜的愛情。

他知道，一個年輕的男子和一個妙齡的少女，他們相鄰而居，像哥哥和妹妹一樣，青梅竹馬地長大，由於是世交，關係更形密切，最後發展成愛情，這是很難得的。羅娜，是他的愛情；是他的生命！

他從椅子站起來，盲目地在房間裏來回踱步。他們現在有結論了沒有？爲什麼還不通知他？慢慢地痛苦地他控制住自己，甚至還能自嘲地苦笑起來，也許是因爲他對自己的好運覺得太無聊了，命運爲他打開了未知的道路吧？生命之書中全是黑墨水寫的字，現在寫進了一個赤字，血紅的字，一個赤字就夠了，全盤數都被拉平過來啦！

他的目光停在排列滿牆的書架上，那兒有着人類的歷史！這一年來，自從羅娜病後，他拚命翻閱醫學書籍，對別的東西不看一眼，他並不是在找尋自我安慰，只是希望能發現醫學界忽視了的東西。牛頓和他的蘋果……那是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但他仍要尋找，難道他不是萬事如意的尼特·克列頓嗎？

他把醫書一本本抽出來，又插回原處，心中越來越憤慨，爲什麼醫學這麼昌明，却沒有辦法救羅娜一命？他生氣把一本厚書插回去，却失手掉了下來，打翻了醫生寫字檯旁的一個小架，架上的東西散落一地，有一個烟斗架子和一個烟絲罐，一張鑲在鏡架裏的醫生的兒子穿空軍軍裝的照片，幾本薄冊子和一個厚筆記本，筆記本內的紙散滿地上。他趕快去收拾，還好，什麼也沒打破，只是有一些烟絲倒在地上，他把它抹掉，將烟絲罐和烟斗放回扶正的小架上，檢起了薄冊子，使他驚訝的原來是幾本W·H·奧登和羅拔·弗羅斯特的詩集。他心想，我們對自己最熟悉的朋友也認識得多麼不完全啊！他把詩集放回架上去。

尼特把散開來的筆記一張張檢起來，他對這些筆記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只想趕快把它們收拾好放回原處。使他驚訝的是，這些並不是行政記錄或病歷，而是從報刊上剪下來貼好的剪報，而且題目十分古怪。諸如《今天去了，明日回來》、《用人工冷凍使人冬眠已成可能，》、《不朽的愛，七年半女兒昏迷不醒，雙親每日不變仍去探病》、《試驗接近理想，時間變慢能如速度加快一樣。》……尼特微笑了，這又是他自信很了解的家庭醫生另一面他從來不知道的嗜好。事實上，他對加利了解是多麼表面啊。他正想把筆記本合上，突然一段文字吸引住他的注意！

「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願意放棄現在，進行冬眠，而等將來再醒過來嗎？對，相信極少有人願意。但如果一個患癌症的人，只能再活一年半載，若能等上十年二十年，醫學就可能把他救活，他失去的將是極少的東西，而能賺回一切，在未來一定有救治癌症的方法的。」尼

特興奮地反覆讀着這段剪報，這不是救活羅娜的關鍵所在嗎？這不是羅娜所急需、他絕望地找尋的辦法？他的雙手不禁抖起來，捧着那本筆記，細心地閱讀下去：

「幾百萬年以前大自然母親就發明以冬眠來保護她的兒女，度過寒冷而無食物的嚴冬，她在某些動物，如熊、狷、腮鼠的腦子裏建立起一種機械的定律，使牠們進入一種冬眠狀態，體溫降到某一低溫，牠們只需很緩慢的血液循環，維持體內的食物消耗，經過幾個月的睡眠，直到春天來臨。人類也能進行冬眠嗎？當然醫學上有腦部受傷昏迷不醒很多年的事例，那是控制睡眠的腦中樞受了傷。但終有一天，人能懸凝生命的進展，那將對我們的文化產生重大影響。」

尼特又看到一份《洛杉磯時報》的報道：

「雷約翰博士指出：『我認為在不久將來進行冬眠會變成現實是毫無疑問的。外科進行肺部和心臟手術時，降低人的體溫已是常見的方法。將整個人的生命無限地懸凝的技術，只是個時間問題罷了。將狗、猴子冷凍，然後再使牠們回復正常，不產生任何損害已經成功，方法是使整個身體內外同時降至低溫，小動物相對來說容易辦到，因為牠們體積細小，但將一個人所有內外各部份同時冷凍，就困難得多。幾個月前通用機器公司冷凝部宣佈對一個新儀器進行試驗，它將人體的血液抽出，使之降溫，然後循環回體內，理論上說這儀器可用於減低血溫，使循環減慢，當達到適當低溫後，用雪將人體包裝起來。當然，下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各部份解凍，人體事實並未完全凍結，只是以溫度控制使之半休眠，這樣可以持續達一個星期，但危險的是如果冷凍和解凍時，內外各部不能同步進行，會無可避免由於冰結晶的膨脹

造成人的血液及組織的破壞。目前，還需要有識之士進一步研究。」」尼特又看到有關一個少婦七年半昏迷不醒的報道，那是密切根州的一次手術麻醉產生的意外，這少婦並沒有死亡，但却完全失去知覺。昏迷！這樣真是生不如死啊，但生命呢？怎樣才能活下去？有一兩種癌症已經有辦法救治，也許一年兩年後，也會發明救治羅娜血癌的辦法吧？也許下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就是發明醫治血癌的科學家吧？……

他抬起頭來，看見加利醫生慢慢地走進來，顯然醫生並沒有注意到尼特在看他的剪報，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尼特身上，想着如何把那無情的結論向這年輕人講出來。

尼特問：「哦？你那位大人物沒跟你一塊來嗎？」

加利醫生倒抽了一口冷氣，搖搖頭。

「那麼說，是壞消息了。」

「是的，我早就告訴過你，希望很渺茫……真對不起。」

「那麼，她還能活多久？」

「六個月，如果使用特別的輸血，也許，還可以拖一年，不過……」醫生再也講不下去了。

沉默了一陣，尼特說：「醫生，告訴我，按你的意見，還有多久才能找到治療癌症的方法？」

「什麼？」

「你對這方面的研究是會清楚的，需要多久時間？」

加利醫生皺起眉頭，很冷靜地說：「我怕這問題我回答不上了。」

「你說吧，要一年？五年？還是十年？」

「你說的數字可能有一個是正確的，但最後那個更

實際些。」

「十年！」

「你問這些幹什麼？」加利醫生這時才注意到尼特手中的筆記本，他大叫起來，「你看這些幹什麼？」

「請原諒我，」尼特說，但他的語氣絲毫沒有道歉的意味，「我偶然碰翻了你那個小架，打翻了上面的東西，收拾時發現了這個，」他用手指點了點剪報，「你是爲了羅娜才開始這……這種研究的嗎？」

加利醫生搖搖頭，「我多年來就關注這問題，……你打的什麼主意？」

「你應該明白的，」尼特說，「我希望能使她活下去，保持她的生命，如果需要，就讓她睡去，一直睡到有辦法治好她的病。」

尼特大聲叫道：「你說，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

「簡直是瘋狂！」醫生避開話題。尼特窮追不捨：「到底有沒有進一步試驗？」

這次醫生也有點生氣地回答道：「當然有進一步試驗，所有科學研究部都不會因失敗就停止探索的。」

「告訴我，出了什麼事？」

「嗯，我聽到過一些消息，不過沒有落實。」

「什麼消息？告訴我！」

「好吧，小伙子，」醫生道，「我希望絕望不會使你亂來，這是不會有結果的。」

「你能以一個簡單的答案回答我簡單的問題嗎？醫生！我希望你把試驗的結果告訴我！」

「這消息並非來自科學家，也得不到科學家承認。」醫生搖搖頭說，「常常都會有些自以爲是的人，宣佈自己發明了永動機，結果是騙局。」

「是誰？」

「我連提都不想提這類蠢材的名字。」

對於這回答，尼特的反應是抓住醫生的雙肩，搖晃着他，大聲喊叫：「我要他們的名字！」

加利醫生望着尼特，但不講話。過了一陣，尼特放開了他。

「醫生，真對不起，我並不想這樣的。」尼特的聲音發抖了。

醫生冷靜地說：「不要緊，我了解。」

尼特問：「現在羅娜醒來了嗎？我可以見她嗎？」

醫生點點頭。

「她……她知道了嗎？」

醫生溫情地說：「她當然知道了，對於像她這樣的姑娘是不能撒謊的。」

「謝謝你！」尼特快步走了出去。當他走進病房時，尼特看見羅娜又在昏睡，他站在那兒，望了她很久。

羅娜睡得很熟，蓋在她身上的被單動也不動，她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尼特走近去，輕輕地說：「我最親愛的人，你不必害怕，你不會死的，我發誓，你不會死的。」

他俯下身去，輕輕地吻了吻她的臉頰，但她却一動也不動。

幾天後，尼特把一份計劃交給加利醫生，作為一個醫生，他無法同意它，作為這對夫妻的朋友，他更不能接納它。尼特的要求很簡單，他要羅娜把生命剩下來的全部時間，歸他一個人所有，由他單獨陪伴她，離開城市，不再進一步接受醫藥治療，而且，他們從此斷絕同外界的聯繫，包括朋友以至家庭成員。

雖然尼特沒有說出爲什麼要這樣做，但加利醫生認爲他了解原因，他知道羅娜只有六個月的生命，生命已變得很短暫了，尼特和她不願意把他們的時間浪費一個鐘頭甚至一分鐘在任何別的人身上。他們還年輕，他們還有好多東西想去見識，去分享。醫生想，也可以說死亡是一種大解脫，現在這世界充滿了那麼多的重負，軍備競賽、氫彈、核彈……但很多事情也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道鉛筆痕迹，還未寫出來呢。羅娜，至少她不會再看到這段歷史，也不必爲它哭泣了。他還想到，他們還能夠保有的時間已經很少，他們應該在這六個月內盡量痛飲生命的美酒。尼特所以向他提出這計劃，並不是要他贊同，只是要他作技術性的協助。尼特已將他那架私人飛機加以重建，改裝成一間飛行醫院，尼特在妻子生病期間，已掌握了治療和護理的技術與知識，他要加利醫生對他進行一次考試，看他能否處理任何緊急情況。很明顯，他要一切由自己動手。在醫生認爲合格後，他們就飛走了。

克列頓夫婦離去後的幾個月裏，加利醫生曾多次向羅娜的姐姐打聽，戴安妮在照顧着他們的孩子，但她却一點消息也不知道。這使加利醫生心情更加沉重，雖然他已盡了最大努力，却無法救治羅娜，他感到內疚，覺得自己活像看着一個最摯愛的友人同無法戰勝的強敵在搏鬥時，却站在一旁無能爲力，幫不上手。當最後消息傳來時，所有人都爲之震驚，不只是加利醫生，成千上萬人，都被這可怕的消息嚇呆了。

世界，有好幾分鐘像來自永恆一樣，爲這消息發抖，這不是發生大地震的消息，更不是個震撼大地的新聞，每一天裏都會有相愛的人死亡，但要知道，尼特和羅娜

是世人矚目的人物，他們被公認為是最幸運的夫婦，廣泛受到人們羨慕和妒嫉，無論是他們的美貌，財富，天資，才幹，他們所幹的一切，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人艷羨和眼紅的。他們輕而易舉就能得到成功，却毫不可惜地將成功的事業拋棄，去追求愛。爲了愛情，羅娜這個瘋魔了全世界觀眾的電影明星，不再在銀幕上再出現。他們的愛情是使人最艷羨的，可是，現在却一切都歸於烏有：他們死了，甚至他們的死法，也是極浪漫蒂克的，是「在海上失蹤」，但也可以說是「在天上失蹤」，他們從法國的馬賽飛往北菲的卡薩布蘭卡，但永遠也沒有飛到。可能是在地中海上空失事，飛機落入大海去了。

他們素來是來去無踪，人們也不在意，他們宣佈飛往摩洛哥，並未引起當局注意，還以爲他們是故弄虛玄，要飛到某個事先不讓人知的目的地，避免好事的記者追問，但兩天過去了，開展搜索，所有機場都沒有他們着陸的消息，他們像星星一樣在地中海上空殞落了。

(二)

「克列頓夫婦失蹤，估計已經死亡！」這消息使人們無法相信。千百萬人心裏在想，克列頓他們有百億家財，但現在却比我們更一無所有，我們還有一個明天呢！

羅娜生前的好友凱雅姬在她那座位於荷里活比華利山的別墅裏，在招待一羣朋友，這座別墅她曾和羅娜分享過五年時光。她並不需要朋友作伴，但在她知道放棄搜索羅娜和尼特之後，心情一天比一天苦悶，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她再也無法忍受，所以才找朋友來作伴。

這一天，天氣晴朗，溫暖但不炎熱，微風吹拂着高高的棕櫚樹，白雲在藍天上時散時聚，像冥冥中有一隻手在撥弄着它們。碧雲天倒影在游泳池中，他們一躍進泳池，活像躍上天空一般。

八個客人，五女三男，都穿着少得不可能再少的泳衣，一邊在泳池旁喝着水酒，一邊在水中耍戲，雅姬却坐在池邊的椅上，雖然想參加朋友們的嬉戲，但却擺脫不了自己苦悶的情緒。她看了一眼在擰乾濕髮的莎莉，心裏禁不住又想起羅娜，羅娜當日不是曾坐在那張木椅上寫過信嗎？

雅姬和羅娜是大學時的同學，雖然她們一直來有着極親密的友誼，雅姬內心裏一直暗暗同嫉忌作鬥爭。她